



父亲和瓜园

■孟冉

春日清晨,阳光柔和,空气湿润。我抹着汗涔涔的脸,把拌了草灰的瓜种,一粒粒埋入墒情正好的土壤。慢慢地,穿过晨雾的早炊一点点散尽,直到母亲站在村头拖着长腔高喊我的乳名:回家吃饭喽。我才和父亲循了她的声音,前脚后脚往家走。

那时节,总有一种压抑不住的兴奋,在劳作之后的疲乏里经久不息。

比起收麦、割豆、摘棉,侍弄瓜园不累但叫人操心太多。这是项细活,容不得粗手大脚。在繁重琐碎的农事中,它好像是件饰物,把我们单调、冗长、沉闷的农耕生活点缀出了一丝生动、简约、活泼。留给人的,是一种对瓜香满园的长久的思念和向往。时间越长,越沉淀得醇厚、醉人。

我庆幸自己曾长久地亲近小小瓜园,庆幸自己有个心细手勤的父亲。

父亲很早就参加了工作,在我的记忆中,他从没有流露过对任何一项农活的厌烦。他握过笔打过算盘的手,娴熟地操纵着铁锹、犁铧以及锄把,那架势那姿态总能让我心情愉快地在他身后默契配合。

他脱掉中山装,换上宽松干净的灰布衫,挽起袖管,脚上穿着黑条绒布鞋,走向弥漫着阳光露水的田里。他一路上跟肩扛农具的乡亲们热情地打着招呼,给他们散发特意买来的、用精致烟盒装着的甲级香烟。他们的鼻孔里喷出乳白色的烟雾,大笑着跟父亲交谈耕种和收成。

这个场面于我是那样熟悉,以至想起乡下,便自然浮现当时的模样。那时候,父亲眼睛里闪烁出来的,是他十八岁离开家门时的朴实与诚恳。

我们种下去的,是一种名为落花黄的甜瓜。

当瓜园里绿意渐浓,长长的瓜秧蔓延一地,一枚枚小而美丽的黄色花蕾仿佛一夜之间尽情绽放。接着,圆圆的落花黄便结出来了。这种瓜花期不长,只十几天便已枯萎,而鸡蛋大小的果实也断了苦。摘一个抚去泥土用牙轻轻一嗑,清爽酥脆,但没有甜味,微香。

等到麦子成熟,有个别小碗口大的落花黄也成熟了。你只要看见翠绿的瓜身上起了一层黄色,拿手一碰,瓜蒂像没了筋骨悄没声就断了,凑近嗅嗅,一股浓香扑鼻而来。你放心吃——蜜一样的瓜瓤,杏一般的瓜肉呵!

九月份,瓜罢园的时候,我突然发现在一大片黄灿灿的落花黄当中,赫然露出两个白白的东西。扑过去扒开瓜叶,这是什么呀?父亲蹲在旁边,笑眯眯地说,摘下来看看。这两个白东西比落花黄还圆,而且不似落花黄浑身是土。我还是在衣袖上擦干净了,对着太阳正要吃,呀,透过它瓷一般洁白的皮肤竟然可以隐约看到里面的瓜瓤。

“好吃吗?”我问父亲。

“尝尝。”父亲微笑着。

我轻轻咬破了皮儿,一股汁液首先流进嘴里,那甜那香,却比落花黄浓过十倍。我从未见过这样的瓜,它形如白

玉,味若葡萄。

父亲告诉我,这是他得到的新品种,原产新疆,叫鹅蛋白。这种瓜不但需要充足的光照,更需要适合的土壤和水分。看来试验成功了,咱们每年都能吃上它了。父亲,他总能给我们带来意料不到的惊喜。以后每年这个时候,我们都能收获满满一架子车落花黄和鹅蛋白。

你不要被经验束缚了手脚,你得学会创造。就说这种地,人常说“庄稼活不用学,人家咋着咱咋着”,可我告诉你,同一块地里可以生长不同的庄稼,但不同的庄稼需要不同的管理。只要你善待土地,懂得利用它,你就能收获得比别人多。人也和庄稼一样,破坏了环境,就如同破坏了庄稼赖以生存的土地,叛离了自然,那你必然一无所获。

多年以后,回味父亲这番话,心里总有新感觉。

在家乡的土地上,我收获的何止是落花黄鹅蛋白!我明白了,为什么父亲对他生养他的家乡怀着深深的眷恋。而今,我也像父亲当年远离家园,置身高楼大厦人海车流,再很难闻到泥土的气息,再很难品尝到亲手种下亲手收获的五谷杂粮、瓜豆类蔬。

然而每天清晨,当我看到贴近城市的村庄上空袅袅炊烟盘旋升腾,耳畔便会响起母亲遥远的清脆的呼唤,像家乡许多母亲一样喊着儿女的乳名,提醒忙碌在田间地头的亲人,到吃饭歇息的时候了。

回忆我的母亲

■赵世全

窗外,如烟似雾,雨轻轻地飘着。朦胧中,我看见母亲微笑着向我走来,我赶紧起身紧扑上去,却什么也没有抱到。瞬间,我泪如倾盆,心如刀绞。

母亲离开我们已整整十年了。小时候听母亲讲,她和父亲是那个年代少有的读书人。听说父亲那时候字写得好,人又老实,所以媒人向母亲介绍父亲的时候,母亲高兴地答应了。

父亲是家中长子,母亲嫁过来后,他们很快就分家另过了。分家的时候,父亲母亲仅得一口锅,两双筷子,两个碗。但过日子总该有个窝吧,母亲就和父亲商量着盖房子。他们从北边的沙岭子上拉了土,掺了麦糠,浇上水,自己动手垒起了墙。父亲用洋叉往上垛,母亲打下手,帮着弄点麦秸,掂点水。盖房用土量很大,父亲和母亲就没日没夜地拉,没日没夜地垛。长时间的劳累,让父亲患上了严重的腰疼病和腿疼病。房子盖好了,父亲也累倒了。于是母亲用架子车拉着父亲四处瞧病,后来遇见一位老中医,终于治好了病。不过到我记事的时候,还常常看到父亲腿上贴着膏药。父母亲在那个房子里住了将近30年,全村人都住上了青砖瓦房的时候,我们还在那儿住着。后来,房子裂了很大的口子,刮风的时候,风就从缝隙里吹进来。母亲说这样太危险了,就和父亲张罗着再造一所房子。后来,在我几个舅舅的帮助下,父亲母亲才又盖了三间宽敞明亮的瓦房。

母亲生养我们兄妹五人,生活困难

可想而知。在我的印象中,我们整天吃的是红芋、玉米面饼子、窝窝头。吃面条的时候,母亲总让我们先喝汤,说这样饱得快。一年四季,只有过年的时候,我们家才能吃上好馍。就是好馍,也仅是外面一层白面,里面包着的是粗粮。肉呢,几乎没有吃过,一罐子油能吃几年。有时没菜吃的时候,就用盐沏一碗水,全家人蘸着吃。衣服呢,都是老大穿了老二穿,老二穿了老三穿。好在父亲会木工活,农闲的时候给人家做点零活。母亲跟着姥爷学会了编织蒲包,那个时候,每次深夜醒来,我都能看见瘦弱的母亲在昏黄的灯光下编织蒲包。随着年龄的增长,我们陆续上了学,日子更加困难,父母经常四处借钱。就这样,在东挪西借中,我们度过了最艰苦的日子。大哥二哥相继考上了大学,后来姐姐也考上了大学,但面对2000元的学费,她还是辍学了,这让父母懊悔不已。但我们的日子总算挺过来了。

后来,大哥二哥学成立业,我们都都有了工作,红火的日子算是过起来了。母亲跟着我们兄妹五人照顾孩子,把自己的孙子孙女外孙照顾个遍,一连十几年,不知疲倦。等到我的儿子上小学的时候,母亲回家休息了。没想到,她再也没有回来,永远留在了生她养她的那片土地。

母亲教导我们要勤劳。母亲身材瘦小,体弱多病,可她瘦弱的身体却蕴藏着无穷的能量。她整天早出晚归,日夜不停,家里,地里,房前屋后,村里村外,

到处都有她辛勤劳动的身影。她从来没有叫过一声累,喊过一声苦。见过她的人都说“别看婶子身材小,干起活来,一个顶几个”。

母亲教导我们要善良。我们小的时候,母亲就教育我们不打人,不骂人,不说谎,尊重长辈。她以身作则,忍辱负重,从来都不抱怨,不记恨。我父亲兄妹多,又是老大,母亲说,老大有老大的样子,要带好头。与叔叔间产生一些家庭矛盾,母亲总是宽容让步,深得叔叔敬重。我们与邻居家孩子起争执的时候,母亲总是先批评教育我们。

母亲教育我们要感恩。母亲对爷爷奶奶非常孝顺,对姥姥姥爷也很好。我们上学的时候,许多亲邻都伸出过援手,当我们上了大学出人头地了,母亲就教导我们要报答,让我们把这些“贵人”请到家,准备好酒好菜款待他们。

年轻时的辛苦操劳、岁月的无情摧残让母亲越来越苍老,越来越羸弱,但她从来没有停下手中的活计。直到有一天,她说,我怎么突然发烧了呢?从此就躺到了病床上,再也没起来。母亲生病35天,我们兄妹几人轮流照顾,虽遍寻名医,但终没能把她挽留。遵照母亲的遗愿,我们为她安排了简单的葬礼。三周年的时候,我们去祭奠母亲,全村人都参加了,附近村庄也来了很多人。我们知道,这都是母亲宽厚仁慈、博爱待人的结果,他们也和我们一样,深深怀念着我们的母亲。

春韵

■薛顺民

一
草尖凝玉露,花下唱忙蜂。
诗会烟村外,品聆天籁声。

二
幽岸丹霞①映,蜂蝶绕果枝。
春酣邀墨客,难绘②画中诗。

三
香萦田垄上,敲韵觅诗魂。
燕剪三春柳,颍川万象新。

四
新醅春雨酿,杯酒醉游人。
借问垂纶客,可知姜尚心③?

五
风起桃花落,推声游客伤④。
酒邀人踏月,半醉赏春光。

六
冷雨三更至,书窗溢墨香。
青灯传古韵,盛世绘华章。
注:①丹霞:指天边流霞,亦指两岸桃花。②难绘:无法描绘。这里借文人墨客难书如诗如画美景,状写灿烂无比的春天。③姜尚心:太公渭水垂钓的心态、心境、心志。④游客伤:游人因花落而悲伤,伤怀、伤悼。



春的讯息 诗的涟漪

■马奔

和着一声新雷轰鸣
冰裂了 雪飞了
冬爷爷铿锵而去
伴着一缕清风乍起
气暖了 花放了
春姑娘姗姗而来

从此这世界便魔幻般兴奋了起来
麦苗绿了 菜花黄了
桃花开了 新燕来了
充耳能闻呢喃的莺歌鸟鸣
触目泛起新酿的诗歌涟漪

一声柳笛将我牵引
我倒骑黄牛
匍匐在池塘边的杨柳依依

蝴蝶的曼妙舞姿
令我入迷
我徜徉在金黄的菜花里
蜜蜂的嘤嘤嗡嗡
把我灌醉
春风吻我 不依不饶

面对春天
我无计可施
一败涂地